

新編詩義集說

五



新編詩義集說卷之四

廬陵後學孫鼎編

門人華亭徐觀校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  
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於穆哉此清靜之廟所以祀文王也文王遠矣不可得而見  
矣今助我而祭文王者尊而爲公侯則肅雝顯相而肅雝即  
文德之謂也卑而爲多士則秉文之德而文德即肅雝之謂  
也文王之神雖在天而文王之主則在廟對越其在天之神  
即所以事其在廟之主也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即所以事其  
在天之神也主之在廟者一於廟而已而神之在天者則固  
無不之也無不在也其於昭于天則豈不顯乎其使人齊明

言義集 卷四  
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則豈不承乎  
惟其不顯不承此所以不可得而厭射也不可度思矧可射  
思此自其平居之時言之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自其祭  
祀之時言之也神之無在無不在雖平居之時且不可得而  
厭也况文王之神與天同體而謂祭祀之時可得而厭射乎  
解頤

惟聖有不可名之德斯人有不能忘之心德之可名者其入  
人也常淺文王之德民無得而名焉其在於清靜之廟也穆  
然深遠惟付之聲嗟氣嘆而無所措其形容是宜奉祭者上  
下同一心始終同一敬而未嘗厭射於人也 觀聖德於奉  
祭之地言之則清靜之廟穆然深遠聲嗟氣嘆若無以稱聖  
人之德者自助祭之人言之則執行其德尊奉其神合上下

而一心始終而一敬乃足以見聖德之至是以周公作頌言其奉祭之地助祭之人既有以行先王之德由聖人之盛德常有以在人耳

旨要

始言於穆者以文王盛德之在人而嗟嘆之以發其端也終言不顯不承者以文王之德之盛非直詞徑語之可形容必委曲以致其詠也方祭祀之初而升歌之辭如此周之君臣其思慕乎文王者深矣

斷法

觀宗廟之祭祀上下各盡其職則知先王盛德之入人者深矣蓋惟盛德之至足以致人心之向慕故文王雖沒而人心向慕者如一日上而助祭之諸侯下而與祭之多士各盡其誠若此則文王德之顯而爲人之所尊奉者可得而見矣

主意

於穆清廟肅雝雖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

言義集言四  
甚哉聖人之德其入人者深也夫以助祭之諸侯而肅敬雍和則猶以其平日嘗親乎聖人也至若多士則踈遠甚矣而與祭之頃亦莫不秉執文王之德焉自非聖人之德入人者深其何能感通上下而翕然尊之也哉 主意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惟其德之不已故其福澤之及於後人者亦不已凡神之所以恤我我之所以受之者皆其德之不已者爲之也我既有以受之則必有以順之曰駿惠曰篤皆自其德之不已者而推言之也 解頤

聖德與天爲一不可以幾及也自非藉前人眷佑之休則何以能體其道於吾身永其傳於後嗣哉此其祀事之際所以

冀望之深切也文王之子孫始則贊聖德之昭合於上天終則期聖道流行於後世所以冀望於文王者惟欲其眷佑而有以爲體道之基是則道在我而無終窮我後人之所以祀文王者亦無終窮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亦是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意

矜式

上是嘆天道之妙而贊先王之德與天爲一下是仰先王之眷顧而欲後嗣之心與先王爲一蓋先王有配天之德故能福我後人徼福於先王則尤當世以繼世不忘先王而已不已者天道之誠純者聖人之誠順而篤者又後王之誠也可以一誠字貫之

主意

上股只言天與聖人爲一下股却要挑剔聖德既如此若能佑我後人則我當大順文王之道而後王又當篤厚而不忘

承乎前而戒乎後以明文王之道子子孫孫當遵而守之天  
與文王之道皆難於言所以詩人嘆美之而不容言也然賢  
君仰而求於已固思所以順聖人之道俯而求於後人尤幸  
其常有以厚聖人之道天命穆然深遠而運行不已詩人  
無以形容其深遠也復即於之一辭以嘆之文德顯明者見  
其純亦不已詩人無以形容其著見也復即於乎之辭以嘆  
之文王之道即天之道也故言天與文王者皆莫得其所以  
言而嗟嘆咏歌之不足也然得其所謂明顯則深穆者固不  
外是矣

旨要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此詩本有闕文不可融貫今以此五句言之意蓋重文王之  
典一句言後人所當緝熙者文王之典也蓋自始祀至今有

成此典章也乃所以開吾一代之禎祥者也其可忽之而不  
清明緝熙者乎 前人之家法一代之國祚繫焉邇而求之  
於前則不容不繼於後尋思周自始祀至有天下之時積累  
至今而後典章法度具備可以遵守周家之禎祥實在是焉  
斷法

王者盡心以遵先王之法故能舉以開一代之祥法之所在  
即禮之所在清明緝熙於文王之典者所以求其法也裡祀  
肇舉而有成者所以行其禮也法不違於文王則禎祥孰能  
外於我周也哉 矜式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  
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  
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諸侯助祭致福而有無窮之功固宜王者崇德報功而有無窮之恩要知道德之效通乎古今其入乎人者尤無窮也

助祭致福而使上下相維於悠久者固爾諸侯之能事盡道備德而使人心相慕於悠久者尤爾諸侯之當爲此王者既示以崇德報功之盛意而又致戒飭勸勉之詞也

穆式

上是歸德於諸侯之詞下是戒勉諸侯之詞然錫福之功既及乎我之子孫則報功之意安得不及乎汝之子孫乎彼此皆及於子孫則君臣上下相與保守於無窮豈不美歟

主意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武功繼序其皇之

諸侯助祭致福於無窮故王者崇德報功亦無窮君臣上下每欲後世相傳繼於悠久也故諸侯以助祭而致福則其所

以惠我者無窮之澤矣然報功者雖人君之本心而恃功敗德者亦人情之通患使諸侯能以公勤爲德則人君所以尊崇其身者固不怠又念其錫福之功則人君所以昌大其後者尤無窮所施者及乎悠久而不忘是宜報之者及乎悠久而不替矣

旨要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祭則受福者此諸侯助祭之功也諸侯助祭以得福不止於一身且遠及乎後世則諸侯之賢其可忘哉諸侯以烈文稱則諸侯之賢可知矣分治則散見於諸侯之遠助祭則聚處於宗廟之中錫我以祭祀之福由一身而至於後世非有光烈文章之德其何以致此宜其於樂歌而以是美諸侯也賢君因助祭之誠而獲無窮之福所以歸德於諸侯也祭而

得福既推功于其臣尤欲其有以及乎後也

旨要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武功繼序其皇之

無私欲者諸侯所以得天子之心有大功者諸侯所以廣後  
人之業古之爲諸侯者莫難于獲上之有道尤莫難于傳後  
之有人王者告助祭之諸侯謂爾能無封靡于爾邦則王其  
尊崇之念爾有助祭錫福之大功則使爾子孫繼序而皇大  
之噫私情悉泯於利國而公道悉著於佐王諸侯所以獲乎  
上而傳乎後者其在是乎

旨要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言道德儀刑之盛而又嘆盛德懷思之深所以戒飭而勸勉  
之也蓋道德足以儀刑于人而後盛德足以懷思於人此先  
王之所以行爾諸侯之所當勉其嗟嘆以言乎先王者正所

以啓諸侯之聽而戒飭勸勉之意形於言辭之表也夫以燕  
助祭諸侯而歌及乎此其致望乎諸侯也深矣 道之與德  
人心所同非惟使人效慕於一時且使人不忘於悠久周天  
子告戒諸侯勉之以盡人道而明君德不惟以人心之同然  
者勸之且以前王之已然者感動之蓋君道之盡而四方訓  
式君德之明而百辟刑法古今上下皆然也此心同此理同  
也但以四方百辟之訓法爲言諸侯未必信從今又於乎致  
嘆以感動之而以前王已然之效證之彼烏得不有所感發  
興起而爲人道君德之盡也此周天子所以爲善勸戒諸侯  
也 斷法

總論 烈文美其德也錫福美其功也無封靡所以致其戒  
也崇之皇之所以厚其報也諸侯助祭而有以及王者之子

孫王者報功而有以及諸侯之後嗣此所以爲忠厚之至也  
莫強於人能盡人道則四方其訓之矣莫顯於德能顯明其  
德則百辟其刑之矣道者天下所共由德者人心所同得千  
萬人同此心此理也故施諸當世而人心無不服千萬世亦  
同此心此理也故傳諸後世而人心不能忘先王既以此道  
德而感人心則後人當以此道德而事先王使助祭之諸侯  
而皆惟先王之是法則人道無不盡德行無不顯而國內之  
民莫不是訓而是從矣其子孫豈不能與王者之子孫相保  
守於無窮乎上言子孫保之繼序皇之故此言道德乃告所  
以致此之由也

解頤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  
孫保之

彼高者山天實作之也然天能作之而不能有以治之所以  
荒而治之者實有待於大王焉大王能作之而不能安之所  
以安而定之者尤有待於文王焉夫惟大王創造於前文王  
安定於後是以昔焉之險阻今焉之平易則以哲王之相繼  
而人之歸附者衆也我子孫是以得奉其祭祀於此則繼今  
以往世世相承其可不思所以保守而勿失乎

解頤

此祭大王之詩首言天作高山而下文大王荒之之下言彼  
作矣亦以作言者見大王之功與天同也天之作此岐山豈  
徒然哉蓋將以開我周一代興王之業而非偶然也故睠此  
岐山作之者天荒之者大王大王既作則其功與天同故同  
謂之作焉大王之功如此其後文王康之而人歸之者益衆  
於是險僻之岐山一旦有平夷之道路王業之興歷大王文

王而後成夫豈易哉此爲子孫者當世世保守而不失也夫  
興王之地天命人心之所在也一代保此岐山則一代得人  
心天命天作高山所以俟大王之興文王康之所以續大王  
之緒皆歸重大王作方好 創業垂統之君未有不本於天  
者也詩人既言天作高山於荒之前又言康之保之於彼  
作之後則周之王業其所由來也遠矣

發揮

大王於岐山上以承上天之肇造下以開文王之康安於是  
易險阻而爲平夷皆大王之功所致後世蒙已成之業者固  
當盡所以持守之責也天作之大王治之而後文王得以安  
之人徒見人心之歸由文王康安之功而不知實大王荒治  
之力大王之功上與天配此其繼世以膺大業者追慕之既  
深則持守之必謹矣

於式

岐山者周家興王業之地也周人祀大王而反覆歌詠之示  
不忘本也岐山之豐峙豈非天作之乎大王作之功與天一  
文王安之功與大王一則後人保之之功又豈容不與前人  
一哉

旨要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  
國家之興有以肇於前者要必有以繼于後莫爲之前雖美  
不彰莫爲之後雖盛不傳周之興也始於岐山是山也作之  
者天也然則前有大王以荒之後有文王以康之則王業之  
成有由來矣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  
厥心肆其靖之

不敢康以心言宥密以德言宥者宏深密者靜密宏則不可